

江  
南  
園  
林  
志

童  
寓  
著

童 雋 著

# 江南園林

(第二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一九三五年遊吳江時攝)

寫真

中國園林在世界園林中有其獨特的風格，有高度的藝術造詣，而江南園林更會萃了我國園林的菁華。本書作者在抗日戰爭以前，曾遍訪江南園林，以其多年實地考查和研究心得，於一九三七年寫成本書。初版于一九六三年由中國工業出版社出版。

本書內容包括文字和圖片兩部分。文字部分分造園、假山、沿革、現況、雜識五章，從泛論我國傳統的造園技術和藝術的一般原則入手，有重點地介紹了江南地方蘇、揚、滬、寧、杭、嘉一帶著名園林的結構特點、歷史沿革、興衰演變過程及當時（一九三七年）的概況；間有品評和議論，寄託了作者當時的思想感情和藝術觀點。文中引用我國有關園林方面的志乘、野史、筆記、叢談等文史資料亦頗豐富。圖片部分包括版畫、國畫、照片、平面圖等共三百四十餘幀。

本書再版本由著者逐句作了校核，增補了許多新的資料和圖片，並收入著者近作隨園考一篇及劉敘傑同志為本書所寫的跋。

## 序

對日抗戰前，童寯先生以工作餘暇，遍訪江南園林，目覩舊蹟凋零，與乎富商巨賈恣意興作，慮傳統藝術行有漸滅之虞，發憤而爲此書。一九三七年夏，由余介紹交中國營造學社刊行。乃排印方始而蘆溝橋戰事突發，學社倉卒南遷，此書原稿與社中其他資料，寄存於天津麥加利銀行倉庫內。翌年夏，天津大水，寄存諸物悉沒洪流中。社長朱啓鈞先生以老病之軀，躬自收拾叢殘，並於一九四〇年攜原稿歸還著者，而文字圖片已模糊難辨矣。一九五三年中國建築研究室成立，苦文獻殘缺，各地修整舊園，亦感戰事摧殘，缺乏證物，因促著者於水漬蟲殘之餘，重新逐錄付印。其經過可謂歷盡波瀾曲折，而余身預其事，前後二十餘載，自有不能已於言者。余惟我國園林，大都出乎文人、畫家與匠工之合作，其布局以不對稱爲根本原則，故廳堂亭榭能與山池樹石融爲一體，成爲世界上自然風景式園林之巨擘。其佳者善於因地制宜，師法自然，並吸取傳統繪畫與園林手法之優點，自出機杼，創造各種新意境，使游者如觀黃公望富春山圖卷，佳山妙水，層出不窮，爲之悠然神往。而拙劣者故爲盤曲迂迴，或力求入畫，人爲之美，反損其自然之趣。其尤劣者以華麗堆砌相競尙，甚至池求其方，岸求其直，亭榭務求其左右對峙，山石花木如雁行，如鵠立，羅

列道旁，幾何不令人興瑕勝於瑜之嘆。苟無人起而糾謬正誤，將何以繼往開來，闡揚二千年來我國園林藝術之優良傳統。著者以建築師而嫻六法，好吟咏，游屐所至，瀏覽名園舊蹟，自造園境界進而推論詩文書畫與當時園林之關係，而以自然雅潔為極致；其於品評優劣，亦以此為歸依。又以園林設計，因地因時，貴無拘泥，一落筌蹄，便難自拔，故於書中圖相，往往不予剖析，俾讀者會心於牝牡驪黃以外。於以見所入深而所取約，夙乎自成一家之言，而又憾憾然唯恐有損自由研討，此正有裨於今日學術上求同存異之爭鳴。乃著者謙光自抑，謂僅蒐集文獻供游觀之助，其然豈其然乎。至若解放以來，各地園林起墜興廢，不遺餘力；而新建之園，數量規模均迥出昔日私家園林之上，且能推陳出新，使我國園林藝術有如百花怒放。以今觀昔，隔世之感，不期油然而生，豈僅著者一人引為欣慰而已耶。

一九六二年四月

劉敦楨識於南京工學院

## 著者原序

吾國凡有富宦大賈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園林之所會萃，而其多半精華，實聚於江南一隅。本篇所舉各例，皆處江浙交通便利之地，著者旅行所經，遇有佳構，輒製圖攝影。惟所繪平面圖，並非準確測量，不過約略尺寸。蓋園林排當，不拘泥於法式，而富有生機與彈性，非必衡以繩墨也。

造園之藝，已隨其他國粹漸歸淘汰。自水泥推廣，而鋪地疊山，石多假造。自玻璃普遍，而菱花柳葉，不入裝折。自公園風行，而宅隙空庭，但植草地。加以市政更張，地產增價，交通日繁，世變益亟。蓋清咸同以後，東南園林久未恢復之元氣，至是而有根本滅絕之虞。如南京劉園，地接雨花臺，近因修築鐵路，已夷為平地，並前之斷垣枯樹涸池而不可尋。其他委於荒烟蔓草中者，亦觸目皆是。天然人爲之摧殘，實無時不促園林之壽命矣。

自李文叔以來，記園林者，除趙之璧平山堂圖志、李斗揚州畫舫錄等書外，多重文字而忽圖畫。近人間有攝影介紹，而獨少研究園林之平面布置者。昔人繪圖，經營位置，全重主觀。謂之爲園林，無寧稱爲山水畫。抑園林妙處，亦決非一幅平面圖所能詳盡。蓋樓

臺高下，花木掩映，均有賴於透視。若掇山則雖峯巒可畫，而路徑盤環，洞壑曲折，遊者迷途，摹描無術，自非身臨其境，不足以窮其妙矣。

門窗牆垣鋪地，園冶圖式甚多。數百年來，遺規漸改。今昔相證，繁質懸殊。間有二相同者，餘多計成所棄也。

吾國舊式園林，有減無增。著者每入名園，低迴獻歎，忘飢永日，不勝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吾人當其衰末之期，惟有愛護一草一椽，庶勿使爲時代狂瀾，一朝盡捲以去也。

一九三七年春

著者識於上海寄廬



文獻舉略

- 三輔黃圖 班固漢書 孫盛魏春秋 南齊書 東昏本紀 劉義慶世說新語 孔平仲續世說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 張舜民畫墁錄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 沈括夢溪筆談 葉夢得石林燕語  
葉夢得避暑錄話 袁褰楓窗小牘 魏泰東軒筆錄 吳垌五總志 惠洪冷齋夜話 周輝清  
波雜志 吳自牧夢梁錄 周密癸辛雜識 周密齊東野語 周密湖山勝概 周密吳興園林記  
龐元英文昌雜錄 王世貞(元美)遊金陵諸園記 婁東園林志 林有麟素園石譜 周漫土金  
陵瑣事 文震亨長物志 計成園冶 李漁閒情偶寄(卽笠翁偶集, 一家言) 谷應泰博物要覽  
趙之璧平山堂圖志 李斗揚州畫舫錄 沈復浮生六記 錢泳履園叢話 陳詒紱金陵園墅志

## 造園

自來造園之役，雖全局或由主人規劃，而實際操作者，則為山匠梓人，不着一字，其技未傳。明末計成著園冶一書，現身說法，獨闢一蹊，為吾國造園學中唯一文獻，斯藝乃賴以發揚。造園一事，見于他書者，如癸辛雜識、笠翁偶集、浮生六記、履園叢話等，類皆斷錦孤雲，不成系統。且除李笠翁為真通其技之人，率皆嗜好使然，發為議論，非本自身之經驗。能詩能畫能文，而又能園者，固不自計成始。樂天之草堂，右丞之輞川，雲林之清閼，目營心匠，皆不待假手他人者也。與計成同時之造園學家，則有明遺臣朱舜水。舜水當易代之際，逃日乞師，其志未遂。今東京後樂園，猶存朱氏之遺規。明之朱三松、清初張南垣父子、釋道濟、王石谷、戈裕良等人，類皆丘壑在胸，借成衆手，惜未筆於書耳。

園之布局，雖變幻無盡，而其最簡單需要，實全含於「園」字之內。今將「園」字圖解之：「口」者圍牆也。「土」者形似屋宇平面，可代表亭榭。「口」字居中為池。「水」在前似石似樹。日本「寢殿造」庭園，屋宇之前為池，池前為山，其旨與此正似。園之大者，積多數庭院而成，其一庭一院，又各為一「園」字也。

園之妙處，在虛實互映，大小對比，高下相稱。浮生六記所謂：「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也。」錢梅溪論造園云：「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方稱佳構。」（見履園叢話）

蓋爲園有三境界，評定其難易高下，亦以此次第焉。第一、疏密得宜；其次、曲折盡致；第三、眼前有景。試以蘇州拙政園爲喻。園周及入門處，迴廊曲橋，緊而不擠。遠香堂北，山池開朗，展高下之姿，兼屏障之勢。疏中有密，密中有疏，弛張啓闔，兩得其宜，卽第一境界也。然布置疏密，忌排偶而貴活變，此紆迴曲折之必不可少也。放翁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側看成峯，橫看成嶺，山迴路轉，竹徑通幽，前後掩映，隱現無窮，借景對景，應接不暇，乃不覺而步入第三境界矣。斯園亭榭安排，於疏密、曲折、對景三者，由一境界入另一境界，可望可卽，斜正參差，升堂入室，逐漸提高，左顧右盼，含蓄不盡。其經營位置，引人入勝，可謂無毫髮遺憾者矣。

日本造園家小堀遠州嘗謂庭園以深遠不盡爲極品，切忌一覽無餘。此在中國園林，尤爲一定不易之律。園治論「相地」，凡山林江湖、邨莊郊野、城市傍宅，莫不可以爲園。園建於平地者多。間有因山爲園者，其起伏轉折，更爲有趣。如范成大居越城因山爲亭榭。李笠翁緣雲居山構屋，稱爲層園。袁枚隨園，及現存之惠山雲起樓，亦依山爲高下者也。

或有平地限於廣狹，用重臺疊館之法。進退盤折，多至數層。沈復所述皖城王氏園，卽其例也。

### 浮生六記：

「其地長於東西，短於南北。蓋北緊背城，南則臨湖故也。既限於地，頗難位置，而觀其結構，作重臺疊館之法。重臺者，屋上作月臺爲庭院，疊石栽花於上，使遊人不知脚下有屋。蓋上疊石者則下實，上庭院者卽下虛，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疊館者，樓上作軒，軒上再作平臺，上下盤折，重疊四層，且有小池，水不漏洩，竟莫測其何虛何實……，面對南湖，目無所阻。」

此種做法，以人力勝天然。

既省地位，又助眺望，可謂奪天工矣。

又有所謂借景者，大抵郊野

之園能之。山光雲樹，帆影浮圖，皆可入畫。或納入窗牖，或望自亭臺。木瀆羨園之危亭敞牖，玩靈巖於咫尺。無錫寄暢園有錫山龍光寺塔，高懸檐際（圖86），皆借景之佳例。或有由一園高處，而能將鄰園一望無遺。昔蘇州徐園，盡覽南園之勝。斯非借景，真可謂劫景矣。

造園掘土，低者成池，高者爲山，自然之勢。故園林無水者，蓋不多見。有水而魚蓮生其中，舟梁渡其上，舫榭依其涯。惟汪洋巨浸，反足爲累。李格非論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如南潯數園，大而多水，有一覽無餘之憾。常熟虛鄴居，幽邃不足，蓋亦地曠而池寬也。

造園要素：一爲花木池魚；二爲屋宇；三爲疊石。花木池魚，自然者也。屋宇，人爲者也。一

屬活動，一有規律。調劑於二者之間，則爲疊石。石雖固定而具自然之形，雖天生而賴堆鑿之巧，蓋半天然、半人工之物也。吾國園林，無論大小，幾莫不有石。李格非記洛陽名園，獨未言石，似

足爲洛陽在北宋無疊山之證。王世貞亦謂「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柏而無石，文叔記中不稱有疊石爲峯嶺者可推也。」（見遊金陵諸園記序）然據洛陽伽藍記所載，洛在北魏，已早具疊山規模矣。

疊山爲吾國獨有之藝術，於「假山」章中詳述之。記稱紀元前一世紀，羅馬名人西西洛酷愛其園中之石，諒不過天然岩石，偃卧原地。今意大利之名園，猶間有岩石，花草生於石隙，但無堆鑿作峰形者。英國岩石園，亦與此無異。惟其以磚砌洞，外敷鬆石，象徵巖穴者，有時幾可亂真。日本庭園之石，多零塊散處，稱爲「捨石」。或連組成陣，具含隱義。巨石成堆者，則象徵枯山水。但他國園石，類不違就地取材之旨，與吾國湖石山迥異也。

園林之勝，言者樂道亭台，以草木名者蓋鮮。三卷園治無花木專篇，殆亦「桃李不言，似通津信」

者歟？自來文人爲記，每詳於山池樓閣，而略於花叢樹蔭，獨洛陽名園記描寫花木，不厭其繁。如洛陽歸仁園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栽竹林，內有桃李。揚州芍園花田，廣至數畝。然歸仁園仍剏一亭，芍園亦有長廊舫屋，所以爲園者，非止栽花已也。洛陽名園記所載，木有栝、松、桐、梓、檜、柏之屬，兼有竹、葛及籐，花則至千種。記又述李氏仁豐園云：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

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

按三輔黃圖載武帝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是花木之種，漢已早備。平山堂圖志所載揚州各園，花有桂、梅、玉蘭、繡球，樹有櫻櫚、榆、楮、柳等。而篠園芍田，廣可百畝。圖志又云：

「揚州芍藥甲天下。載在舊譜者，多至三十九種。年來不常厥品，雙歧並萼，攢三聚四，皆舊譜所未有，故稱花瑞焉。」

### 揚州畫舫錄：

「湖上園亭，皆有花園，爲蒔花之地。桃花庵花園在大門大殿階下。養花人謂之花匠。蒔養盆景，蓄短松、矮楊、杉、柏、梅、柳之屬。海桐、黃楊、虎刺以小爲最。花則月季、叢菊爲最。冬於暖室烘出芍藥、牡丹，以備正月園亭之用。」

園林無花木則無生氣。蓋四時之景不同，欣賞遊觀，怡情育物，多有賴於東籬庭砌，三徑盆盎，俾自春迄冬，常有不謝之花也。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且命幕

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卽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

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每日有花，真近於理想者，惟事實上只公園與公署有專人供澆培鋤之役，私人園林，尤其主人偶然一至者，當使維持工作減至最少限度。否則如文震亨長物志所云：「弄花一歲，看花十日」，勿乃苦樂不均耶？徐日久東吳伯霖云：

「園中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若花木之無長進，若欲人奉承，若高自鼎貴者，俱不蓄。故庭中惟桃李紅白，間錯垂柳風流，其下則有蘭蕙夾竹，紅蓼紫葵。堤外夾道長楊，更翼以蘆葦，外周茱萸。前有三道菊畦，雜置葦麻玉膏梁，長如青黛。」

此法多任自然，不賴人工，固不必倚異卉名花，與人爭勝，只須「三春花柳天裁翦」耳。

吾國自古花木之書，或主通經，或詳療治。爾雅及本草綱目，其著者也。他若旨在農桑，詞關風

月，則去造園漸遠。唐賈耽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宋范成大有菊譜、梅譜；歐陽修有洛陽牡

丹記；趙時庚有金漳蘭譜；王貴學有王氏蘭譜；王觀有芍藥譜；陳思有海棠譜。明王象晉鑄羣芳譜，

清初增爲廣羣芳譜。惜王譜於栽培之道，語焉不詳。明末王路又纂修花史。乾隆間，陳淞子輯花

鏡一書。園林主人之喜觀而不善植者，此一助也。嘉慶間，查彬輯采芳隨筆，詳考花木果蔬。道光

間，吳其濬著植物名實圖考，亦涉及觀賞。清末許衍灼編花卉圖說，首言栽種，次按花開季節列約百

五十種，最後兼及花之功用，實玩賞而關心經濟者也。惟各書或缺圖解，互異其說，讀者不易名實對

證。加以海通以後，舶來異種，時有增加，是有賴於今之治植物學者，加以科學整理矣。

園林興造，高臺大榭，轉瞬可成，喬木參天，輒需時日。苟非舊園改葺，則屋宇蒼古，綠蔭掩映，均不可立期。計成所謂「新築易乎開基，祇可栽楊移竹；舊園妙於翻造，自然古木繁花」，此也。陳

眉公論園，亦曰：「老樹難。」

園林雖廳榭相望，然多資遊賞，而不供起居。園內亦有劃一角爲居停者，其體式自稍有別。若江寧隨園，則子才終年所寓，至有暖閣之製。今則住宅有採西式者，殊爲不倫。通例宅園遠隔，主人偶爾涉足，甚則一生不至。洛陽名園記稱趙韓王園以扃鑰爲常者是也。香山詩：「今日園林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祇當畫圖看。」看園似看畫，是遊於園之外矣。蓋惟超然園外，始益見畫圖之美。然園中建築物，每因此偏重局勢外觀，忽略其內部組織。高閣無梯，或有梯而不利登降，皆爲常事。古時，其梯竟可撤焉。如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所云：「琦乃將亮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他如曲橋無檻，徑必羊腸，廊必九迴。不求便捷，忽視安全，皆入畫一念有以致之也。

吾國園林，名義上雖有祠園、墓園、寺園、私園之別，又或屬於會館，或傍於衙署，或附於書院，惟其布局構造，並不因之而異。僅有大小之差，初無體式之殊。間有設高堂正廳者，亦不足爲規則式之特徵。對稱布置，則除宮室廟宇而外，徵之園林，絕無僅有。明末袁小修記燕京李園（卽清華園），「奇花美石，分行作隊」，譏其少自然之趣，有似拉丁作風，殊非吾國園林體制。至若日本之有茶庭、平庭、築山各式，式又常區別爲真、行、草三體；中國一園之內，則兼各式各體而有之也。

園林屋宇，方之宮殿廟堂，實爲富有自由性之結構。數千年來，吾國官民營造，歷朝更張，布置豐殺，代有不同，木作石工，由簡變繁。惟園林亭榭，可以隨意安排，結構亦不拘定式，雖廳堂亦不常用。卽帝王之離宮別館，亦有如樂天之不施丹白，純效文人之園。宋徽宗經營艮嶽，僞託隱逸，崇尚山林竹石，美之曰取人棄物。宮室變爲邨居，禽獸號於秋夜，識者以爲不詳。續資治通鑑：「帝……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自宋而後，江南園林之樸雅作風，已隨花石而北

矣。蓋除受氣候、材料、取景及地形限制外，無任何拘束。布置既無定格，建築物又盡伸縮變幻之能事。如亭自一柱起（圖10），有三角（圖56）、方形、梅花（圖42）、五角、六角、八角、十字、圓形、扇形（圖89、14）、套圓、套方（圖11）各種。園治所列屋宇，亭以外有門樓、堂、齋、室、房、館、樓臺、閣、榭、軒、卷、廣、廊等，獨未及「舫」。「舫」者，形與舟類，築於水濱，往往一部高起，有若樓船，為園林中最富興趣之建築物，或稱舫舸，亦曰不繫舟（圖7、95、97）。

廳堂平頂，古稱天花。計成謂之「仰塵」，李笠翁謂之「頂格」。其不露望磚木椽者，覆以板紙。李氏嫌其呆笨，乃以頂格作斗笠之形，四面皆下，獨高其中（見一家言）。今此例之最佳者，當推南潯小蓮莊中之靜香詩壩（圖218）。

門窗為屋宇之點睛，推陳出新，繁簡不一。園治裝折各式，均由柳條遞演至井字雜花，變化至今，難違斯例。李笠翁謂窗櫺以明透為先，堅而後論工拙。窗櫺密度，按明瓦大小排定，寬約三寸一格，長度則視櫺條堅固程度伸縮。門之最簡者，為長方人角，規則者由圓形至多邊，不規則者有瓶、葉、花瓣及如意等形。雕鏤、鈎畫，不如簡潔為尚也。

廊為聯絡各建築物之用，使成一氣。廊、橋、欄、徑，皆如文章中用虛字，有連貫作用。迴廊古多直角，計成喜用「之」字。廊之升降者，階級分段，廊檻及瓦頂高下作數步，或成斜坡。

牆則吾國園林不可或少。間有因山而構，難於設垣，如清初江甯隨園是也。園之四周，既築高牆，園內各部，亦多以牆劃分。江南園林，多白粉牆。一家言、紅樓夢、揚州畫舫錄所云之虎皮牆，江浙殆不多見。白粉牆多漏明，即李笠翁所稱之「女牆」也。或作磚洞，或以瓦砌，式樣變幻，殆無窮盡，各園不同，一園中亦少重複。最普通者為迴文萬字，自明已然，計成所不取也。李氏謂嵌花



露孔，須擇其至穩極固者爲之，「不則一磚偶動，全壁皆傾」，危險孰甚！或有四周用規則花紋，而中心加嵌自然形，如花枝、瓶、籃之類。或純用曲綫，以蘇州滄浪亭各牆洞爲最佳（圖 186）。其牆洞外廓，亦以自然形表之。此種做法，任意馳放，不受制於規律，深合園林體制。牆中亦有嵌磚刻人物而不漏明，雖刻工精細，終欠雅緻。又有鑲琉璃竹節或花磚者，亦難免俗。牆頂則變化亦多，長牆每做起伏頂，以瓦爲鱗，有似飛龍。惟真做鱗脊而加首尾，則計成所謂「雕鏤花鳥仙獸不可用」者也。粉牆有時忽斷，而疊石成壁續之，令人驚歎其意匠之奇（圖 177）。粉牆潔白，不特與綠蔭及漆飾相輝映，且竹石投影其上，立成佳幅。光綫作用，不止此也。漏明牆洞例深三寸至六寸，其正面之花紋，實賴側面之深度而益醒目。且往往同一漏窗，徒以日光轉移，其形狀竟判若兩物，尤增意外趣矣（圖 203、204）。

園林大抵以灰磚及碎石鋪地。以磚爲骨，以石填心，不加灰漿。碎石間作深淺色。蘇州西園大門前十字花紋地（圖 231），顏色式樣，獨具匠心。留園、獅子林鋪地，參用鶴、鹿、蓮、魚諸形，亦有精者。磚砌一般作人字紋（圖 265）；碎石最簡便者有冰片式，稍複雜者有八方式，套六方式，海棠式（圖 232、239、233、243）。園林邀人鑑賞處，專在用平淡無奇之物，造成佳境；竹頭木屑，在人善用而已。鋪地磚石，加以分析，不過瓦礫。然形狀顏色，變幻無窮，信手拈來，都成妙諦。有以碎瓷擺成魚鱗蓮瓣，則尤廢物利用之佳例。李笠翁所謂「牛溲馬勃入藥籠，用之得宜，其價值反在參苓之上」也。